

马克思阶级意识的在场方式与革命逻辑

潘鑫, 包大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 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是否出场始终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解读的论辩焦点。由于其有所遮蔽的出场方式, 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或是被教条主义推断为经济基础的自然产物, 或是被经验主义消解了其革命性。但是, 阶级意识已然在马克思思想中出场并持续在场。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辨识出阶级意识的现实基础, 并通过唯物史观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进而在实然和应然、批判和澄明中实现了阶级意识的多维度出场; 剧场隐喻中始终在场的阶级意识是主体对历史的真正介入。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既是对各类名义的阶级意识主张的唯物史观调查, 亦是破解当前无产阶级意识难题的理论根源。

关键词: 马克思; 阶级意识; 在场; 革命逻辑;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1-0228-09

“就在马克思要规定什么是阶级的时候, 他的主要工作中断了, 这对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来讲都是一场灾难。”^{[1](102)}在卢卡奇看来, 马克思的阶级残篇意味着我们只能依靠归纳和解释来认识马克思的“阶级”, 而无法通过一个直接的文本理解马克思本人的、真实的阶级思想。假设存在完整的马克思的阶级文本, 一个关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定论仍是不可能的。因为就文本而言, 残篇或全篇无关轻重, 关键在于“作者已死”。“阅读, 无论如何, 都是把一种新话语和文本话语连贯在一起。话语与话语之间的这种连贯, 在文本构建本身上, 揭示了一种作为其开放特征的原始复述能力。诠释就是这种连贯和复述的具体结果。”^[2]阶级残篇尽管未能全面论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但却打开了巨大的研究空间。与之相关的阶级意识问题更是马克思思想研究领域内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始终向研究者敞开着。在可见的文本中, 马克思并未直接论述过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更多的是在卢卡奇之后才为人所注目。实际上, 阶级意识已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出场并持续在场, 这种在场方式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开放性, 在不断变化的实践境遇中提示着真正的革命逻辑。

一、隐性的出场及其误读

马克思是否具有阶级意识思想? 由于马克思并未直接在其著作中论述过阶级意识, 一直以来, 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或是埋头于文本以期发现相关词句背后的“真言”, 或是抛开文本依据现实之变“补齐”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思想。尽管两种做法分别从文本和实践进行了切入, 但二者所要共同实现的正是阶级意识的出场。马克思曾批判国民经济学家“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 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3](156)}。假设马克思不存在阶级意识思想, 那么“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

收稿日期: 2023-11-09; 修回日期: 2023-12-16

作者简介: 潘鑫, 女, 安徽六安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 联系邮箱: 12233005@zju.edu.cn; 包大为, 男, 浙江杭州人, 哲学博士,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识理论实质上便正是在虚假的原始状态中的遐想。在虚假前提下的理论“发展”或许会因为借鉴了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而与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思想有所重合,但常常最终与马克思分道扬镳。那么,阶级意识在马克思思想中究竟是如何出场的,以及这种出场方式造成了何种误读?

(一) 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一边从现实出发,一方面将其从观念上重新掌握,这就是马克思独特的方法论。”^[4]前者是研究方法,后者是叙述方法,马克思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一方面,该区分进一步明晰了马克思与旧哲学家的区别,即尽管马克思采取了旧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呈现形式(如理论专著和文章),但研究的起点截然不同。马克思无意于在观念世界中玩弄概念游戏,而是以活生生的现实作为研究起点,并运用辩证法和启蒙话语反讽式地暴露了旧哲学的有限性和悖谬。另一方面,独特的方法论也提供了一个理解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视角。以现实为起点,青年马克思这样描述作为客体的无产阶级:“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3](262)}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马克思逐渐由表面的日常向社会的底层逻辑深入,即马克思采用经济科学的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并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将无产阶级界定为没有生产资料而仅仅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社会阶级。“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不仅仅是对一个现实政治客体的直接性描述,同时还是一个代表其政治思想的理论范畴。”^[5]青年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无产阶级由于其极端的非人处境而“形成一个被带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阶级”^{[3](16-17)}。无产阶级在思维的辩证法中被规定为具有一种普遍性,被赋予了人类解放的使命。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视域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致使无产阶级的贫困是不可避免且不断加剧的。随着生产力不断溢出私有制的限度,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成为推翻私有制的主力军。

在马克思的阶级论述中,阶级意识在双重维度中出场。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事实性概念时,阶级意识是一种经验存在的无产阶级的自觉,是无产阶级形成的关键环节。“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3](654)}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无产阶级意识由自发走向自觉,自为的阶级才真正形成。也就是说,作为经验存在的无产阶级之自觉并不是即刻产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反抗和不断的联合中逐渐认识到的。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建构性概念时,阶级意识则指向了超越自身存在和阶级的含义。一方面,阶级意识是“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贫困”,“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3](261)},是非人性生活状况所必然产生的愤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时,无论如何不会因此成为社会的对立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身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3](261)}。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必要条件。阶级意识的现实性和建构性的统一既是无产阶级概念自身特性的使然,又恰恰彰显出马克思不同于旧哲学家的现实特质。倘若忽视马克思阶级意识的现实性和建构性统一的特点,就极易落入经验主义的境地。爱德华·汤普森就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6]。艾伦·伍德肯定前者,并提出“当人们经历和应对他们的阶级状况时,阶级的形成与阶级意识的识别也就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了”^[7]。把经历与经验等同于阶级意识,并进而等同于阶级,这固然能够以历史的视角弥合阶级现状与作为建构概念的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但这种弥合最终导向迁就,即经验的惯性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围决定了不存在一种阶级经历能够自发地走向成熟的“真空”环境。

(二) 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出场的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在“废除永恒真理”中出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意

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3](516)}。意识形态家们在废除宗教后，又宣布形而上学、政治、法律和道德观念等为“新神”，将对宗教的崇拜转化为对法律和国家的迷信。不同于意识形态家们沉溺于反对词句的斗争而在观念的宗教中循环，马克思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525)}。词句奴役的根源是现实生活中的剥削，尽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自由、教育和法等普遍性话语粉饰自身，以共同体的名义宣称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思想上层建筑。“如果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颠倒，那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对这种‘颠倒的颠倒’。”^[8]对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基础的指认，在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幻神话的同时遗留了一个现实问题，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中何以形成并占据统治地位。更确切地说，阶级意识能否先于阶级基础产生。如果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基础的指认视为还原，那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经济决定论，即阶级意识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动反应，成熟且自觉的阶级意识只能在生产力发达阶段产生。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对此深信不疑，而这一误读所导致的僵化理解事实上已然被十月革命证伪，在落后地区取得成功的革命不仅证明了经济决定论和改良主义的失败，更彰显了阶级意识对于革命的能动作用。

在批判社会主义的“冒用”中阐明无产阶级意识。在以唯物史观的批判武器祛魅资产阶级的普遍性虚饰之外，马克思还以科学社会主义批驳了种种以“社会主义”为名的思潮，进而划清了无产阶级意识的边界。马克思认为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不加批判，而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象，对经济运行规律、生态状况、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动物保护等议题大加评论，其所致力的是使工人阶级厌弃革命运动，倡导在不证自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实行改良从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唆使工人阶级永远固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即“走进新的耶路撒冷”^{[9](61)}。在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仅要通过各种手段争取最近的目的和利益，更要始终坚持革命运动和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澄清了无产阶级意识彻底的革命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主动性”^{[9](62-63)}，阶级意识只是少数天才对社会的构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对天才思想体系的实现。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指认了这种纯粹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是同较低的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在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蕴含的主体性力量都没有完全展露，反抗资产阶级的活动表现为破坏机器和罢工，此时工人阶级的唯一目的不过是争取多一点的经济利益。但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进一步展露，工人阶级逐渐意识到机器绝不是一切不公的根源，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才是问题的关键，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主体能动性得到彰显。

客观来说，阶级意识也是马克思论述革命理论所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是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来说也就越不适用。”^{[3](629)}两次工业革命在以科学技术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使得无产阶级更有主见。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也从破坏机器转变为对工厂主、资本家乃至行业的反抗，英国宪章运动和巴黎公社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政治制度，并力图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从早期卢德派到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英国宪章运动以及巴黎公社都已表明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对于工人阶级的登场及其抗争行为，资产阶级当权派或是以劳资冲突进行粉饰，或是以让渡部分政治权利维稳。前者企图以经济利益收买和分裂无产阶级而使无产阶级停留在经济斗争层面，后者则以资产阶级民主削弱斗争的革命性。因而工人如何得以认识到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人类解放的统一成为

马克思继续推进革命不可不论之事, 而作为主观因素的阶级意识也就必然会在马克思的思想论述之中出场。

二、显性的在场与介入

尽管阶级意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然具备出场的必要条件, 但毕竟还是不充分的。两次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生产力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 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相对而言还处在初期, 经济危机、劳资矛盾、生态危机等资本主义症候以较少遮蔽的方式展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 德国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 低于任何批判, 但依然是批判的现象”^{[3](6)}。因而阶级意识尽管在马克思思想中已然出场, 但在论述中是一种相关性的隐性出场, 是一种置于主要问题之下的关联性论述。“‘出场’作为通向‘在场’的现身行动, 目的当然是为了‘在场’。”^[10]马克思阶级意识的出场同样也旨在通向现实, 通向真实的在场。在马克思看来, 阶级意识不是在革命形势成熟后起飞的猫头鹰, 也绝不是“永不在场”的乌托邦。“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 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3](262)}那么, “低调”出场的阶级意识在历史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这种在场对于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 “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 亦是历史的剧中人。”^{[3](608)}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在场也在这一隐喻中得以昭示。

“剧作者”的阶级意识的在场。“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 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 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 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9](42)}无产阶级所处的非人地位和所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是推动社会历史的主力 and 先锋。如果无产阶级客观上占据着这样一种位置, 那么无产阶级主观上又是如何认识自身使命的, 以及这种自我认知如何影响了实际的革命斗争? 实际上,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 工人感性直观地认为贫困的根源是受到了机器厂房的奴役, 于是自发性斗争从破坏机器到反对单个资本家乃至行会。一方面, 工人的联合程度不断提高, 不断从单个的行动趋向于阶级的行动。另一方面, “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 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更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9](20)}。以巴黎公社革命为例, 普法战争失败,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双重压制下的巴黎工人开始了自发的反抗运动, 反对临时政府的割地赔款行径和普鲁士的入侵。然而随着斗争的深入, 巴黎工人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本身的腐朽, 在蒙马特尔事件之后, 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带领人民正式开始了武装起义, 占领了市政厅, 接管了国家机关。对此, 马克思评价道: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 由于巴黎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1]在马克思看来, 自发的阶级意识推动了早期的工人抗争, 而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实践又反过来推动阶级意识走向自觉, 走向彻底推翻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恰当地指明了阶级意识的历史限度, 那么卢卡奇显然过分夸大了阶级意识的效能。卢卡奇认为: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 随着等级制的废除, 随着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建立, 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从此社会的斗争就反映在围绕着意识, 围绕着掩盖或揭露社会的阶级特性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11](19)}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重新发现自然是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反击, 有着强调阶级意识的能动性及马克思辩证法的积极性。卢卡奇“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论决定论的解释, 要求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培育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12]。实际上, 马克思对阶级意识

能动性的确认是基于物质基础的,离开经济基础仅仅谈论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过是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水平上来。汉娜·伦特则认为:“当马克思从哲学跃入政治时,他将辩证法理论带入了行动,使政治行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理论化,更加依赖于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3]阿伦特提出了与卢卡奇相反的问题,即阶级意识觉醒的无产阶级仅仅是历史审判的执行人,进而消解了哲学和政治的意义。马克思尽管高度赞扬并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却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改造。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并非绝对精神的展开,而是现实的物质生活。因此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不是绝对精神的“道成肉身”,而是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产物。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并非以历史哲学消解哲学和政治的意义,而是“试图通过彻底的批判来实现哲学作为思想武器的新价值。这并不是哲学的消灭,而是哲学的重生”^[14]。

“剧中人”的阶级意识的在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去创造。”^{[9](470-471)}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创造历史是在过去和当下所营造的特定氛围中,无产阶级一面摆脱与其前史的纠缠,一边又试图在混乱的现实中辨识自身。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意识不是确定条件下的确定反应,即“真实的、活着的人必须对他们的压迫环境作出反应,从而带来必要的改变”^[15]。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阶级意识状况彻底说明了阶级自觉产生的曲折性。无产阶级在泥沙俱下的1848年的革命浪潮中没有能够形成彻底的革命意识,“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9](89)}。一方面,在革命中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的革命口号网罗社会各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将资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进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宣称其对于阶级诉求的超越,“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9](90)}。另一方面,工商业的繁荣以及随之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和提高的工资待遇都使工人阶级忘记了最终的革命目标。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无产阶级如何克服当时的日常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召唤出革命的阶级意识呢?通常认为列宁以灌输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列宁认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6]党组织和知识分子负有理论宣传和鼓动的责任,以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实际上,这一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也并未缺席。

就日常意识和经验的诱惑而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无人统治的抽象形式,劳动、价值、工资和商品掩盖了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对这种生产方式及其社会机制的考察“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7]。只有运用抽象力将抽象的范畴再具体化并揭示资本运行的规律,才能正确认识到工资的上涨和劳动条件的改善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事实,进而认清经济主义的妥协性和策略性。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言,马克思认为“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18]。但实实在在的剥削和实质上的不平等不断溢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解释范围,最终也必将产生将颠倒的意识颠倒回来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19]。

作为观众的阶级意识。除去剧作者和剧中人,观众也是“历史剧场”中的关键一环。不同于剧作者和剧中人与历史的直接性,观众总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种旁观对于阶级意识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首先,谁是“历史剧场”中的观众?是剧作者,也是剧中人。传统的二元结构仅从直观的形式上理解实践,而马克思认为“教育者本身也是受教育的”^{[3](500)}。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自身创造了历史,并且这一过程也为无产阶级所自觉,无产阶级自身就是历史剧目的观众。其次,观众的凝视有何意义?当剧作者转化为观众,无产阶级便获得了一种旁观的视角,即有可能客观地评判和指

导革命实践;而当剧中人即现实中的无产阶级凝视自身的革命实践时,反思性的自觉意识就有可能产生。最后,旁观的中介性介入提供了积极革命的保证,马克思将其表述为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9](44)}。从列宁的先锋党到卢卡奇的组织问题方法论无疑都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

三、面向当代而敞开的革命逻辑

从马克思到列宁,阶级意识问题在改变的历史条件中不断实践化和具体化。直至今日,在德里克所指认的“后革命”氛围中,阶级意识问题及其讨论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第一,无产阶级意识的讨论聚焦于社会和文化批评领域。从马克思到列宁和卢森堡,对无产阶级意识的讨论都集中于阶级意识的来源问题,即通过外部灌输还是自发的阶级觉悟获得阶级意识。在后革命氛围中,无论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而组织起来的阶级斗争,还是列宁和卢森堡所言指的灌输活动和工人自发抗争都不再是阶级意识产生的场所了。阶级意识从革命实践中全线撤离了,罢工、抗议和议会斗争都不再承载阶级意识的教化功能,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讨论被囚禁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变成一种认识的想象。第二,无产阶级意识被消解和分化。这与全球资本主义有意淡化阶级有关,它以抽象的普遍主义为标杆,划分出全球和地方的二元,阶级对立的事实在这里隐而不现。同时,全球化的多元取向更促使阶级被种族、性别和国别等所取代,无产阶级表象上的差异掩盖了其根本上的共性,因而关切无产阶级阶级地位、历史地位及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意识就由此被边缘化了。

卢卡奇指出在无产阶级身上存在着“趋向于在意识形态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力量”^{[1](146)},在后革命时代,这种力量被全球资本主义及其话语体系所吞噬,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为脱离实践的想象和日益边缘的存在。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时性存在的今天,扭转资本主义消解无产阶级意识的局面,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谋求无产阶级的整体解放,呼唤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即恢复无产阶级意识的现实性与统一性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但这一活动在当下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第一,作为无产阶级意识主体的无产阶级自身产生了分化。在马克思时代,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主力军是产业工人,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9](31)}。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大生产逐渐代替手工业生产而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进步,但另一方面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机器生产带来的高收益和高增长只是流向了资本家。机器对人的代替导致劳动力价值的贬值和人对机器的全面依赖,进而在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能驱动下,雇佣工人只能服务于机器的运转以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以及组织管理方法的创新,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体力劳动者比重下降,而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的比重急剧上升,中间阶层日益庞大;另一方面,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从利益关系上看,生产、流通和消费由于新技术的武装而加速流动。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寻觅最佳的投资和生产场所,全球资本主义凭借跨国公司灵活地在全世界转移生产地点。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跨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国际分工引发新的对立,国际化资本对国际劳工的剥削使无产阶级作为主体产生利益冲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转化为处于国际分工不同位置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争取更低剥削程度的斗争。目前,资本全球化还远未到达其终点,随着全球化和其隐含的抽象的普遍性的扩张,全球资本主义以利益分化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的程度愈来愈甚,不同民族、地

域的无产阶级在利益冲突中难以达成联合。另外,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使得从事非物质劳动生产的工人的比例大幅增加,“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消隐。无产阶级概念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部分学者提出告别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神话。

第二,各类激进主义和社会运动的现实效果是重塑无产阶级意识的又一阻碍。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然不是形势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在资本主义创造的政治空间中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激进声称^{[20](76)}。这些激进主义和社会运动尽管使无产阶级获得了实在的利益,但也恰恰容易使无产阶级倒向伯恩斯坦式的改良主义,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是在一个不可解决的紧张关系中获得它们的历史任务的。这一不可解决的紧张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为缓解工人生活而进行日常斗争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21]无产阶级意识的重塑必然要突破长远目标和日常斗争的张力,而当前危机引发资本主义灭亡还未成为现实,而实在的利益又充满诱惑,重塑无产阶级意识仍旧任重道远。

“作为激进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进入休眠状态甚至被送回它由以诞生的地下,应该说它仍然在听从时代的召唤。”^{[20](3)}带着当下似乎无解的阶级意识难题回到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思想本身,至少能够获得两点启示。

第一,从本质上来说,阶级意识的觉醒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以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分野指认出阶级自觉的极端重要性,即阶级自觉不仅意味着斗争实践的性质转向,更是斗争主体自身的转变。在科学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从1848年欧洲革命直至十月革命,阶级意识又成了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政治命题。在西欧无产阶级运动与俄国革命实践愈发分道扬镳的20世纪初,随着以卢卡奇为标志性人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阶级意识开始成为一个显在的理论命题。在卢卡奇之后,阶级意识一方面在现实中仍作为革命的必要环节等待解谜,另一方面阶级意识在理论上则进一步走向抽象化和思辨化,在告别物质基础的讨论中转向为抽象的主体性问题。然而马克思早已指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9](51)}无产阶级意识在当前的遭遇归根到底是因为占据统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仅在文化批判的维度谈论阶级意识,便只是与影子进行斗争。正如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只是从人的自我意识异化出发来批判宗教,在思维的游戏取得的胜利结果不过是收获了最保守的哲学,马克思认为关键在于改变世界,改变生产出异化观念的现实存在。当前,阶级意识遭遇物质利益分化和价值取向分化,马克思主义者应向马克思学习,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难,超越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幻象,彻底批判“死的资本”。卢卡奇早已指出,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11](148)}。资本主义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同构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成为意识形态批判。因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审查,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看似完满的底层矛盾性,亦能透视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构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旦无产阶级认识到了资本生产的历史限度,就必然要超越这种限度,进而主体的自觉及其革命行动也终将到来。

第二,阶级意识的生成要坚持经验积累和组织领导的辩证统一。“当代社会斗争的极大丰富已经导致了理论危机,正是在理论与政治之间双向运动的中间点上,我们自己的话语才得以定位。”^[22]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升级,以及消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兴起,以激进作为标榜的思潮和运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争取着被命名的权利,这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谱系内部的巨大分歧。以伍德、拉克劳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当前的多元反抗有其解放限度,但这正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样态,阶级

经验的积累和领导权的斗争最终能够促成真正有效的革命。以朗西埃、齐泽克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则认为消费主义和身份政治不过是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游戏,并不具备彻底的颠覆性力量,真正的反抗爆破点在那些没有被纳入体制的边缘群体之中。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9](79)}。各种社会运动和公共议题虽未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反思,但却已然成为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表达,因此全然拒斥就等于放弃了激发阶级意识的重要渠道,并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且有了超越历史运动的认识,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看做是现实的进步”^{[3](232)}。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激发阶级意识并激活革命的可能做法是一方面积极利用各类反抗运动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抗争,在争取部分权利的同时积累运动经验。正如在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大量的工人抵抗运动中,工人逐渐意识到对手并非劳动资料本身而是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同理,要积极参与社会民主运动,在失败和胜利中才能逐渐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限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9](88)}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和先锋党组织一刻也不能放弃教育无产阶级的任务,要始终在运动的各个发展阶段上最坚决地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使关于阶级意识概念的讨论正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论域中出场,阶级意识问题自此成为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论题。在卢卡奇之前,阶级意识在阶级斗争中已然出场,马克思将其表述为阶级自觉,并视其为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关键环节。在科学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从1848年欧洲革命直至十月革命,阶级意识又成了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政治命题。直至今日,如何促进无产阶级意识觉醒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关键问题,甚至在后革命和后政治的时代背景下,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发彰显。在当下,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和时代主题中,既是为了呈现马克思阶级意识思想的原像,阐发马克思阶级意识的在场方式,又是为了正确认识现实中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和阶级意识,从而能够在新的世界历史经验中历史唯物主义地应对阶级斗争的真实的主客观障碍,真正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 利科. 从文本到行动[M]. 夏小燕,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164.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渡边雅男.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M]. 李晓魁,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5.
- [5] 张盾.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5): 33-45, 206.
- [6]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上册[M]. 钱乘旦,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前言: 1.
- [7] 伍德.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 吕薇洲, 刘海霞, 邢文增,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80.
- [8] 钟启东.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思想[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1): 11-20.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任平. 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辩证视阈[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5): 69-75, 146, 160.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4.

- [12] 王雨辰. 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 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5): 1-11.
- [13] 阿伦特. 过去与未来之间[M]. 王寅丽, 张立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5.
- [14] 包大为. 马克思政治哲学: 戏仿及其真理程序[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51(3): 5-15.
- [15] OLLMAN B. Toward class consciousness next time: Marx and the working class[J]. *Politics & Society*, 1972, 3(1): 1-24.
- [16] 列宁全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9.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
- [19] 列宁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
- [20] 胡大平.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21] 何萍. 列宁思想在二十一世纪: 阐释与价值[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31.
- [22] 拉克劳, 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 尹树广, 鉴传今, 译. 哈尔滨: 人民出版社, 2003: 导论: 2.

The presence and revolutionary logic of Marx's class consciousness

PAN Xin, BAO Dawe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Marx's class consciousnes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ebate between dogmatism and empiricism. Because of its veiled form of appearance, Marx's class consciousness was either inferred by dogmatism as the natural product of the economic base, or subjected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 by the supremacy of experience. However, class consciousness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Marx's thought and continues to be present. Marx identified the realistic basis of class consciousness with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analyzed the bourgeois ideology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n realized the multi-dimensional appeara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 unification of reality and necessity, criticism and clarification.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always present in the theater metaphor is the real intervention of the subject to history. Marx's class consciousness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survey of all kinds of nominal class consciousness claims, but also a theoretical search for the root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proletarian consciousness at present.

Key words: Marx; class consciousness; presence; revolutionary logic; ideology

[编辑: 郑伟]